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楊家將 第三十五回 孟良盜回白驢馬 宗保佳遇穆桂英

卻說孟良慨然領諾，是夜來見鐘道士，問要幾多。道士曰：「汝去足可辦事。其發不拘多寡。待求得後，可往御苑中，有匹白驢馬，偷得回來，與宗保破陣。又有九眼琉璃井，亦在苑中，今青龍陣上九曲水，皆是此井化出，汝密將沙石填塞中一眼，其龍即旱無用，此陣易破也。」孟良領命，即偷出宋營，恰遇焦贊趕來。孟良曰：「汝來此何干？」贊曰：「因哥哥一個獨行，我心不安，特來相陪同行。」良曰：「此行要辦機密事，如何帶得汝去？」焦贊曰：「獨哥哥機密而我洩露耶？定要同走一遭。」孟良無奈，只得帶他，逕到幽州城中安下。次日，良謂贊曰：「汝且留在店中，我訪駙馬消息即回。」贊領諾。良遂裝作番人模樣，入駙馬府見四郎，道知本官染疾，求取藥品之事。四郎曰：「此間緝探者多，汝暫出，容吾思計求之，過幾日來取。」孟良領諾，仍復變形而出。

四郎思忖半夜，心生一計，忽大叫心腹疼痛，不能停止，瓊娥公主大驚，急令醫官調治，愈稱痛苦。公主慌張無計，問曰：「駙馬此痛不止，要用何藥可療？」駙馬曰：「我因幼年戰力過度，鬪血留於心腹。往時得龍鬚燒灰調服，已好數年，不想今又發矣。」公主曰：「龍鬚中原可有，北番那有討處？」駙馬曰：「得娘娘龍髮，亦可代之。」公主曰：「此則不難。」即遣人前詣軍中見蕭后，道知取龍髮療駙馬之事。蕭后曰：「既駙馬得疾，此如可愈，我安惜哉？」遂剪下其髮，付與來人而回。來人將龍髮進入府中，駙馬取些髮燒服之，其病頓痊。公主大喜。次日，四郎以所剩之髮藏下，恰遇孟良又來，便交付之。孟良接過，逕回店中，付與焦贊曰：「汝將此物先去，我幹事完日，隨即還矣。」焦贊領諾，帶龍髮星夜出幽州去了。

只說孟良驀地入御苑，向琉璃井邊運下砂泥之類，將中眼填實，抽身出到馬廄下，正遇喂養番人在彼看守，孟良作番語云：「太后有旨，道此馬將用，著我牽出教場跨演。」守者曰：「請教旨來看。」孟良早已假造停當，即便取出看驗。番人無疑，遂付馬與之。孟良騎出教場，勒走一番，近黃昏逃離幽州而去。比及番人得知，隨後追趕，已走去五里程矣。

孟良偷得白驢馬，走了一夜，回到軍中，見鍾道士，告知幹完二件大事。道士曰：「不枉為楊家之部下。」次日，請主上龍鬚，均以龍髮，按方醫治六使。一服便痊。

真宗聞道士醫好六使，不勝之喜，宣入帳中問曰：「汝願官職榮身，還是只圖重賞？」道士對曰：「貧道麋鹿之性，不願官職，亦不願旌賞。貧道此來，非但調理楊將軍，還要與陛下破此陣而去。」真宗曰：「卿若能建此功績，朕當勒名於金石，垂之不朽。」道士曰：「此陣變化多端，一件不全，難以攻打。容臣指示宗保行之。」帝允奏，遂以鍾道士權授輔國扶運正軍師，除御營以下將帥，並依調遣，不必奏聞。道士謝恩而退，來見六使。六使拜謝不已。鍾道士曰：「尊慈幸得安痊，貧道當與令嗣破此陣圖。」六使即喚過宗保，拜鍾道士為師。宗保拜畢，道士曰：「軍中調遣，還要這幾人來用。」宗保曰：「要著誰人？乞師父指示。」鍾道士曰：「令呼延顯往太行山，取得金頭馬氏，率所部來御營聽候。又差焦贊往無佞府，召八娘、九妹並柴太郡。再令岳勝往汾州口外洪都莊上，調回老將王貴。著令孟良往五台山，召楊五郎。」分遣已定，呼延顯等各領命而行。

卻說孟良前往五台山，來見五和尚，道知要破天門陣，乞下山相助之意。五郎曰：「前者澶州救吾弟回後，一意皈依佛法，忘卻兵事。今日又來擾亂乎？」孟良曰：「此為國家大事，非由於己。師父可念本官勤勞，勿辭一行。」五郎曰：「北番有二逆龍，昔在瀋州降伏其一，尚留蕭天佐在。除是穆柯寨後門有降龍木二根，得左一根，可伏其人。汝若能求得此木，與我作斧柄，則可成事。不然，去亦無益。」良曰：「既師父務要其木，小可只得往求之。」五郎曰：「汝就去索取此物來，吾當整備俟候。」

孟良即辭五郎，逕望穆柯寨來。恰遇寨主，乃定天王穆羽之女，小名穆金花，別名穆桂英，生有勇力，箭藝極精，曾遇神授三口飛刀，百發百中。是日正與部下出獵，射中一鳥，落於孟良面前。良拾得藏之。行未數步，忽有五六嘍囉趕來，叫聲：「好好將鳥還我，饒你一死。」孟良聽得，停住腳步。嘍囉近前，一齊發作，被良打得四分五裂而走。良又行得一望之地，嘍囉報與穆桂英，部眾追來。

良聞後面人馬之聲，知是賊兵趕來，取出利刃，挺身待之。一伏時，桂英大罵：「誅不盡的狂奴，敢來此處相鬧耶？」孟良更不答話，舞刀相戰。桂英舉槍迎之。二人在山腳下，連鬥四合，孟良力怯，退步便走。桂英不趕，與眾人把住路口。孟良進退無計，謂嘍囉曰：「吾將射鳥還汝，開路放我過去。」嘍囉曰：「汝來錯路頭，誰不知要過穆柯寨者，要留下買路錢？汝著無時，一年也不得過去。」孟良自思有緊急事，只得脫下金盔當買路錢。嘍囉報與桂英，桂英令放路與過。

孟良離卻此地，逕回寨來見六使，道知五本官要斧柄，穆柯寨主難敵，又將金盔買路事訴了一遍。六使曰：「似此如之奈何？」宗保曰：「不肖與孟良同走一遭。」六使曰：「恐汝不是其敵。」宗保曰：「自有方略。」即日引孟良，率軍二千，來到寨外索戰。

穆桂英聽得，全身貫帶，部眾鼓噪而出。宗保曰：「聞汝山後有降龍木二根，乞借左邊一根與我，破陣事定之日，自當重謝。」桂英笑曰：「其木確有，贏得手中刀，兩根都拿去。」宗保大怒曰：「捉此賤人，自往伐取。」乃挺槍直奔桂英。桂英舞刀來迎。兩騎相交，二人戰上三合，桂英賣個破綻，拍馬便走。宗保乘勢追之，轉過山坳，一枝箭到，宗保坐馬已倒。桂英回馬殺來，將宗保活捉而去。孟良隨後救應，寨上矢石交下，不能近前，良曰：「汝眾人勿退，須待思量著計策，救出小本官。」眾軍依言，遂屯紮關下。不題。

卻說穆桂英捉宗保入帳中，令嘍囉縛之，宗保厲聲曰：「不必用苦刑，要殺便殺。」桂英見其青年秀麗，言詞慷慨，自思：「若得與我成為夫婦，不在為人生一世。」密著嘍囉以是情通之。嘍囉道知宗保，宗保半晌自思道：「我要得他降龍木，若不應承，死且難免；莫若允其請，而圖大計。」乃曰：「寨主不殺於我，反許成姻，此莫大之恩也，敢不從命？」嘍囉以宗保之言回報，桂英大喜，親扶宗保相見，令左右整備酒禮相待。二人歡悅。

飲至半酣，忽寨外喊聲大震，人報宋兵攻擊。」宗保曰：「既蒙寨主不棄，還請開關與部下知之，以安其心。」桂英依其言，令嘍囉開關說知，放孟良入帳中。良見宗保與桂英對席而飲，知是好事，乃曰：「小本官在此快活，眾人膽亦驚破。」宗保以寨主相顧之意道知。良曰：「軍情事急，當即回去，再得來會。」宗保欲辭桂英而行。桂英曰：「本待留君於寨中，既戎事倥傯，只得允命。」宗保逕出寨來，桂英直送至山下，似有不捨之意。宗保曰：「倘遇救應之處，特來相請。」桂英領諾而別。後人有詩贊曰：

甲士南來戰陣收，英雄到此喜相投。

非惟免禍成姻偶，從此佳人志願酬。

宗保率眾軍回見六使曰：「不肖交鋒，誤被穆寨主所捉。蒙彼不殺，又與孩兒成親，特來請罪。」六使大怒曰：「我為國難未寧，坐臥不安，汝尚貪私愛而誤軍情耶？」喝令推出斬之，左右正待捉之，令婆急來救曰：「我孫兒雖犯令，目下正圖大計，還當便宜放之。」六使曰：「遵母所言，權囚起於軍中，待事寧之後問罪。」孟良曰：「本官息怒，小本官結姻，誠不得已，特為降龍木之故，望赦其囚。」六使不允，遂將宗保囚下。

次日，良密人軍中見宗保曰：「適見鐘道士，言小本官該有二日血光之災，在此磨折，只得忍耐。」宗保曰：「吾之心事，惟汝知之。穆寨主英雄女流，且軍中用得此人，必獲大利。汝再往見之，一者求降龍木，二者著他來相助。」孟良領諾，即日逕詣穆柯寨見桂英，說知本主特來相請，並要求取降龍木之由。桂英乃曰：「正待著人迎請汝主，我如何難得此地？速歸拜上小本官，再不來時，我部眾來鬥也。」孟良聽罷愕然曰：「既寨主與小本官成其佳偶，正宜往軍中約會，何故出不睦之言？」穆桂英怒曰：「當日我少見識，被汝引去，今又來搖舌，若再說，試我刀利否？」孟良不敢應。退出在外，思忖一計道：「若不用著毒心，彼如

何輒肯下山？」至黃昏左側，孟良密往寨後，放起一把無情火。正值九月天氣，夜風驟起，霎時間煙燄沖天，滿谷通紅，穆柯寨四下延燒。眾嘆羅大驚，齊來救火。孟良提刀入桂英寨內，將其家小殺去一半。比及得知來趕，卻被孟良砍伐降龍木二根，奔往五台山去了。